



## 徘徊在老房子

□高绪丽

老房子是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老房子已经很老、开始有坍塌迹象的时候，徘徊在老房子里的风好像又硬气了许多。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定义老房子，在我看来，老房子和童年一样，是一种适合隐秘存在的私人记忆，是轻易不说出口的。就像曾经的对老房子里的八仙桌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敬畏心，不止因为它看上去比老姥(姥姥的婆婆)的年龄还要长，我猜它能轻易看穿我在打桌子抽屉里那些内方外圆的古钱的主意。

那些古钱是被姥姥随意丢在抽屉里的，有一回她还拿两枚古钱垫桌子腿。村子唯一的商店里新来了彩色糖，我的小伙伴说那些彩色糖很甜。姥姥不允许我多吃糖，她说吃糖易有蛀牙。我想用那些古钱去换彩色糖。当然，这是我的小秘密，我从来没有把它说出口，但不能否认它一直被鲜活且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记忆的褶皱里。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担心，担心记忆细线的另一端被轻轻一紧，它就会连根带土、连蹦带跳地从我的口腔里跃出去。也正因如此，我相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一座老房子，一座足以安放我们的童年和纯真的老房子。

刚刚过去的周日午后，伴随初冬暖阳，我从邻市驱车回家的路上，看到昔日整洁宽敞的马路中央时不时会有一些没来得及清扫的落叶。其实这几日气温明显有些回升，可是那些树叶依旧抵挡不了大地对它们的召唤，纷纷从半空的枝杈上乘着风跳着舞落到地上。也有那么一片两片树叶落到了汽车前挡风玻璃上，我载着它们行过一段路后，一阵风来，它们还是全部落到了马路上。大自然里的这些树叶，当季节来临，去和留都是由不得它们自己决定的。我没来由地想起老房子，没想到这个念头一起，整个胸腔随之紧绷，就连呼吸也开始变得潮湿起来。

姥姥的老房子临街。夏天的午后，知了声一声紧似一声催人热，我爬到高高的窗台上，伸出双手抓住窗子的防护栏，望着外面的进村路发呆。这条路尽头是一条河，听说有外村人来那条河里淘金。可是我并不关心那条河里能不能淘出金子，

我在乎的是这条路上来往的人多了，小商贩也就多了，卖瓜子的吆喝声一声高过一声。姥姥出门去给我买瓜子了，我坐在窗台上实在有些闷，就仰起脖子往外面不远处的那棵树上循声找正在唱歌的知了。

姥姥爱整洁、爱干净。她不仅把自己捯饬得很利落，齐耳短发常年别在耳后，还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老房子里的家具、物件虽然有些年头了，都被她擦拭得锃亮。不出门的时候，我喜欢把大衣柜、橱柜、木箱子一一赋予性格、起好名字，同它们说话，给它们讲故事。有阳光的日子里，我还会伸出手指沿着家具的粗糙纹理轻轻摩挲，直到能真切体会到从木家具深处透出来的温度才心满意足。

老房子有间厢房平时常搭着门搭，就连姥姥也很少进去。那间厢房里的阳棚是用旧报纸糊的，窗台上还有一小摞旧报纸，应该是糊阳棚时剩下的。那时候我常溜进那间厢房，就着从木棱窗透进来的光亮翻看那些泛着黄的旧报纸。很多年后的一天夜里，我无缘无故梦到老房子里那间旧厢房，梦里依然能够看到扬在半空的呛鼻灰尘和放在角落里的大旧坛子。醒后，眼角噙着的那滴泪始终不肯往下落。

忽然有一天，那座老房子再也不肯收留长大后的我。那天，我跟在大人身后走进老房子里，扫地的扫帚被随意扔在门后，锅台上的灰落了厚厚一层……我站在屋子中央，打量昔日同我搭话的大衣柜、橱柜和木箱子，我能感到有风似乎要穿透我的身体，我的手脚开始冰凉。既然有风，那么，衣柜上的铜件是不是还会跟我说话呢？我用渴求的目光紧紧盯着衣柜上的铜件，期待它还能认出已经长大的我，遗憾的是，我再也听不到它的回音……

而今，老房子和老房子里的一切已经被我深埋心底。每当十月寒冷乍起，田里的野菊花又在风中颤抖，我也会在心里为老房子捧起一抔土。

听闻徘徊在老房子里的风又强硬了几分，我在风中站立了许久，只觉内心有什么正在一点点变得坚定。我转过身，迈开步子往前走，我把老房子和徘徊在老房子里的风全都抛在身后……

(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烟台作协会员)

## 我把茺荑炒成菜

□臧彦钧

馋人多半喜欢自己下厨。除了自己动手不用求人外，更多的是能在烹饪过程中自由发挥，抛开前人的菜品模式，体会到更多创新的自由。除了以上原因，我觉得还要加上受食材的限制，只能因陋就简，不得不独出心裁，搞出一些看上去“花里胡哨”“噱头十足”的菜式来。譬如王世襄著名的“炒大葱”。

王世襄的“炒大葱”之所以出名，和当时那些著名的“食客”有关。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一些文化名人约着一起会餐，聚于黄永玉家，参加者每人带一个菜。这种聚会方式，我们山东习俗叫“搭伙伙”。当时王世襄就是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带着一捆章丘大葱参加的。面对众多老饕的不解，王世襄就用素油起锅，加了一点海米碎末，炒了一盘“油焖大葱”。传闻汪曾祺曾说，吃不到王世襄的炒大葱，自己死不瞑目。

在王世襄之前，并没有炒大葱这道菜。而王世襄之所以要炒大葱，其实我猜测，是这个老玩家用山寨版的“炒大葱”来复刻著名的鲁菜“葱爆海参”。

我曾经做出一道“瘦肉炒茺荑”，同样是不得不创新出来的一道菜。后来知道鲁菜中有一道菜叫茺爆里脊丝，不知具体做法怎样，但我当年做“瘦肉炒茺荑”时完全是自己闷着头琢磨出来的。

1993年，我赴上海求学。寒假时，我的同班同学，后来获得首届河南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短篇小说小说奖的戴来提出要来山东采风，我欣然接待。在胶州小镇铺集，我除了让她感受到北方寒冷冬天的不友好之外，就是变着法子让她品尝所谓的“农家庄户菜”。那个时候我爸妈还在工厂里上班，中午只能是我亲自下厨“鼓捣”饭菜。

我和戴来当时都是20岁上下的年纪，好玩，更贪吃，我就变着花样弄出各种各样的山东菜来。记得她到铺集的第二天吃炸带鱼，就被鱼刺卡了嗓子，灌香油、含醋、吞咽面包，用尽了各种土办法都没搞定这根小小的鱼刺，最后

只能去医院寻求解决。好在当时的市第二人民医院就在我家对面，相隔一条窄窄的马路。

后来，戴来对那几道菜吃得“够够的了”，主动提出要吃点儿“青菜”。我去厨房里转了一圈，发现能称为“青菜”、带绿叶子的只有茺荑了。望望窗外，大雪封门，我只好眉飞色舞地骗她说，今天中午请她吃一道山东著名的传统菜“瘦肉炒茺荑”。

茺荑又叫香菜，大多数时候，在菜里是一个妥妥的“配角”，只是起到调味的作

用，功效和葱花、姜末差不多。拿来炒菜，当时的我闻所未闻。不过，拿它欺骗苏州人戴来还是没有问题的。

面对我的“花言巧语”，戴来还是皱着眉头表达了自己的怀疑，她说，在她们苏州，茺荑直接叫“臭菜”，很多家庭是根本不吃的，不受欢迎的程度仅次于大蒜。

我赶紧表示，那是你们南方人不懂北方人的美食，更没有我这样高明的烹饪手段，反正你这次来山东算是有口福了，一般人我还不做这道“拿手菜”呢！在我极尽夸张之能事的胡说八道之下，戴来勉强表示可以尝试一下，也许能跟“折耳根”一样，最后收获自己的味蕾享受。

我把茺荑去叶去根留茎，洗净后切成寸段，瘦肉切长方形薄片，葱花爆锅后，先把肉片炒至变色，大约六七成熟的样子，然后加入茺荑，大火翻炒半分钟，加盐、味精，少许水，出锅前再加生抽调色。这样，一道“瘦肉炒茺荑”就面世了。这道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瘦肉片完全吸收了茺荑加热后喷发出来的香气和生抽的鲜味，而香菜在瘦肉片的裹挟下也中和了原本刺激的味道，变得清香可口。

一道菜好吃不好吃、成不成功，最真实的评价就是看行动。反正那天我和戴来都用馒头擦净了盘子里最后剩下的汤汁。我一直把这个秘密保留在心底，没告诉她，其实那天也是我第一次吃瘦肉炒茺荑。当然，这道菜从此之后成了我最拿手的一道菜。

(作者为胶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 心态与快乐

□戴永夏

朋友老刘讲了这样一件事：周末，他去养老院探望两位老友，一位是与他同单位的老王，另一位是同系统基层单位的老孙。他俩都八十多岁了，身板硬朗，神志清醒，在院里生活条件相同。老王一见面，就夸这里吃得好，朋友多、医疗服务周到，生活很开心。老孙却抱怨这里饭菜不可口，服务不到位，行动不自由、生活不如意。老刘听后很纳闷：为什么同样的处境，同样的生活条件，二人的感受却如此不同？他将这一问题提出来跟我探讨。

我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老人养了两个儿子，有一天他问儿子：“昨夜睡得怎么样？”老大说：“睡得很好，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进了天堂，天堂很美好，就跟咱家一样。”老二说：“昨夜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下了地狱，地狱就跟咱家一样糟糕。”老人不解，向一位智者请教。智者说：“同样一池清水，在常人看来是水，在鱼虾看来是房子，在饿鬼看来是脓血，在天神看来是水晶宫，这就是所谓‘一水四见’之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见者心识不同，所持观点也各异。你的两个儿子虽同居一屋、同食共眠，但由于心态不同，对家的感受也不一样。老大心中充满阳光和爱，因而感到家很美好；老二胸中装的是怨恨不满，所以感到家里很黑暗。”由此看来，生活好不好，心态很重要。保持好的心态，才能赢得快乐的生活。

可是，如何才能有好的心态？我认真思索了这个问题，从我的理解来说，要想心态好，首先是欲望不能过高。正当的欲望能使人心情愉快、生活美好，但欲望无止境，当欲望过高，难以满足时，心态就容易失衡，反而会增加苦恼。作家尤今在《共在人间》一文中形象地写道：“许多人活着而不快乐，只因不满足于他所拥有的，只一心憧憬他所未知的……任由欲望的树在他心田里无止境地长着。长了一寸，他要一尺；长了一尺，他要一丈。眼看那‘树’已经高入云霄了，他还是满心焦灼地嫌那树发育不良。天天在欲望的无底深潭里浮沉，弹指间，短短数十个寒暑已成过眼云烟，回首前尘，竟不知‘快乐’一词如何诠释。”

很多时候，好心态是比出来的，但这“比”不是盲目攀比。清代学者倪元坦在一首诗中写道：“别人骑马我骑驴，自觉无颜叹不如；君试回头一察看，道旁还有赤脚夫。”这首小诗虽缺乏诗意，却富含哲理，短短四句小诗，就把“上比”与“下比”所产生的不同心态、不同效果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更重要的是要懂得知足，知足才能常乐。老子说过：“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好的心态，常常从知足中得来。知足作为一种人生智慧，跟贫富无关，与地位高低贵贱无关。那身处清贫或逆境中的知足，更能体现出美好的心态，也更为难能可贵。

以上所述，只是就日常生活而言。如果从广义上看，从心态决定成败、决定命运等更高层面上认识，改善心态还有更多渠道。如想得开、放得下、看得远，不但看眼前，还要看长远；不但看到树木，更要看到森林……这一切，都不会凭空而来，而是从生活实践和读书学习中得来。所以说，要拥有更为宽阔和持久的健康心态，就应“学习、学习、再学习”，把学习当作生活的常态和重要的事业，像吃饭、睡觉一样，终生为之。

(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